

# 我的妻

# 放了我

可怖的猜忌 沉重的婚姻 救赎还是毁灭

诺亚 著

作家出版社

---

## 目 录

1 .....	1
2 .....	2
3 .....	6
4 .....	9
5 .....	12
6 .....	21
7 .....	26
8 .....	32
9 .....	40
10 .....	45
11 .....	51
12 .....	59
13 .....	64
14 .....	68
15 .....	76
16 .....	81
17 .....	88
18 .....	95
19 .....	106
20 .....	111
21 .....	116
22 .....	126
23 .....	133
24 .....	140
25 .....	149
26 .....	159
27 .....	167
28 .....	175

---

# 1

眼下是十一月初，北京还没送暖气，秋风秋雨已来过两阵，冰凉的空气钻进被窝，骨头缝都是湿冷的。夜像无边无际的海，这张床是漂在海上的一叶孤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有这种感觉。早在我和谷平结婚的第一夜，他高大年轻的身体覆盖在我身上，我身体发热，心却是凉的，是那种因为慌张而产生的凉意。我总担心这床会沉下去，或者突然漂到一个风雨交加的荒蛮之地。这感觉我从来没对谷平说过。他比我小两岁，在我眼里他是弟弟，我是姐，我怎么能把这么荒唐的念头说给他听？

我对谷平的爱是与生俱来的，像妈妈对儿子的爱，姐姐对弟弟的爱，不需要问为什么。我不是谷平的妈妈，也不是他姐姐，我家和他家在我们俩结婚之前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爱他，这个问题我从没跟任何人讨论过。

我是一名知识女性，是国家机关的一名中层干部。和所有知识女性一样，我聪明能干，个性要强。在单位我恪尽职守，在家里我也是一家之主。按照中国的大多数家庭情况，谷平应该是一家之主。我不知道是谷平主动让位给我，还是我篡位夺权。这件事情也没引起什么争吵和事端，所以我也不想多说什么。

自和谷平结婚那天起，我就知道我们俩不管有什么样的经历，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：我们俩埋在相邻的两个墓穴里，每年的清明节，儿子会带着他爱的各种各样的女人来祭奠我们。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因为我是儿子的妈妈，我自己生的儿子我了解，他感情那么丰富，情感那么充沛，如果让他一辈子只和一个女人在一起，那也未免太痛苦了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儿子是我的，他身边的女人是谁不重要。一谈起儿子我就滔滔不绝，这是每个当妈的通病。现在我把话题转回来。除了清明节之外的很多个日子，我和谷平都安静地躺在墓穴里，像现在这样，他沉睡如初生的婴儿，我瞪着无眠的眼睛心乱如麻。

为什么失眠？我不太想说，其实说出来也无妨。我经常做一些噩梦，梦的内容大同小异。我总是梦到谷平爱上各种各样的女人，有他

---

的女同事、女下属，下属单位的女同志。我甚至还梦到谷平和我最好的女友纠缠到一起，还有我儿子的女老师们……总之都很荒唐，我知道谷平不是这样的人。梦中的女人变幻不定，我的感觉却是固定不变的，我脚底下站的土地突然炸开，像火箭发射那样，突然点火腾空而起，我被冲到高处悬在半空，身体单薄如纸，头发根根直立，那是愤怒惹的，表情是古代忠贞烈女殉情的样子。其实还有一点我没好意思说出来，在我腾空而起之前，我会伸出尖利的指尖，发狂地撕扯谷平。谷平一言不发，任由我撕扯，他把自己变成一张巨大的欠条，希望我快点把他撕掉，这样他就不欠我的了。

最近情况不一样了，在我梦中交替出现的那群女人变成了一个女人，皮肤白皙透明，头发漆黑柔软，夏天穿红裙子，冬天穿小红袄，她四季的衣服都透着喜气，脸上却是婴儿般的纯真恬静。在梦中我一见到她，就知道她和谷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斩也斩不断的那种。在她面前，我没有像火箭发射那样被冲向半空，也没有撕扯谷平，我转身避开他们，开始跟自己斗，越斗越起劲，把自己杀死都不解恨的那种斗法，你能想象吗？

说了这么多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醒着还是在梦里。不管是不是在梦里，我对你讲的都是心里话。如果我们俩有缘，你就别走开，腾出点儿你的时间，跟我一起走进我的生活吧！

## 2

清晨五点四十五分，我不用闹钟提醒也会准时醒来。这么多年了，生物钟早形成了。穿上衣服，我上厕所洗手，然后去厨房煮粥，趁煮粥的时间，我再返回到洗手间洗漱。洗漱的时候我会关上洗手间的门，不让流水的声音惊醒谷平，让他多睡一会儿。这程序我早就熟透了，闭着眼睛都能完成。

洗漱完毕，我出去买两根油条和一笼包子。油条我吃，谷平喜欢吃干菜素馅的包子。等我从外面回来，谷平已经进厕所了。他每天早晨都要在厕所耗半小时左右，一边解决问题一边看报纸杂志，有时候还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，不知道是写工作计划还是写日记。即使写日

---

记他写的也是工作上的事情，我偷偷看过几篇也就没了兴趣。谷平过去总是一进厕所就反锁上门，近来他不这样了，因为我儿子去加拿大留学之前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波斯猫，这只猫现在成了谷平的伴儿，谷平只要一进家，无论他在哪里，猫都跟着他。谷平不想让猫着急，所以虚掩着厕所的门。

看着那扇似关非关的门，我胃里突然一阵泛酸。我和谷平结婚二十年了，他上厕所从来都是锁上门。有时候我为了节省时间，想趁他上厕所的时候进去洗衣服，或者洗拖把，他从来不让。有一次，我急于上班，想进去拿把梳子梳头，他都坚决不让。他说他上厕所的时候不能被打扰。这只猫却成了例外。它怎么就成了例外？

我在厨房拿出碗准备盛粥，因为心不在焉粥从碗里溢出来滴在我手上，米粥黏在我的手背上，那块皮肤像脱离了我的手，又像是从别人那里挖来的一块补丁。我走出厨房，穿过客厅，推开那扇半掩的厕所门。“你干吗？”他一边不耐烦地冲我喊，一边慌张地用报纸遮住他的下半身。他本来坐在便器上，即使他不掩饰，我也看不到什么。话说回来，我看到又怎么了？老夫老妻的，他身上的什么部位我没见过？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，遮遮掩掩吗？

“我洗洗手。”我一边说一边拧开水龙头冲洗那块像补丁一样的手背。我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谷平，他显然已无心看报纸，也不想再耗下去，只等我出去，他再站起来。那只猫本来卧在谷平脚旁，它站起来和谷平一样看着我，还竖起尾巴。我听儿子讲过，猫竖起尾巴就表示它生气了。我也来了气，这是我的家，我想在哪里就在哪里，这只猫它有什么资格跟我生气？

还有谷平。这个家，是我一点一滴建起来的，虽然里面有他挣的钱，但也有我挣的钱。我除了花自己挣的钱，还要操心动手，燕子垒窝一样，穿梭于售楼处、开发商、物业、装饰材料市场，和各色人等打交道。他怎么知道这里面的艰辛劳碌？吃苦受累不怕，怕的是费口舌，生闲气。

---

谷平在买房子之前来看过一眼，之后他就忙他的工作去了。接下来签订买房合同，那么多条款看得我眼花缭乱。十一黄金周，整整七天的时间我埋头看那份装订成册的合同。我知道这合同里面肯定设置了很多陷阱，我想把它一条一条找出来。我字斟句酌，连标点都不放过。看完那份合同，我去出版社当校对都没有问题。终于找出几个条款，我觉得词用得有些模棱两可，就去找售楼小姐。售楼小姐说：“我们用的是统一的合同，我没有权利帮你修改它。”我和售楼小姐相互纠缠，我们俩当然要纠缠，我看中了那套房子，一心想买下它，又担心自己被蒙骗跳进陷阱。售楼小姐想卖楼给我，心里嫌我麻烦也耐着性子陪着笑脸，不厌其烦地说服我。最后我们俩都累了，我对售楼小姐说：“如果这几个条款不修改，我就不买了！”售楼小姐脸上的笑容再也挂不住了，像熟透的桃子叭地掉到地上，果肉化成汁液从皮下流出来，桃核裸露在外面，坚硬地挺立着。“要不我帮你去问问经理，看能不能帮你修改。”女孩去了经理室，很快出来对我说：“我们经理请你过去谈。”

经理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衣着光鲜，笑容灿烂。先是礼貌地请我坐下，又亲自替我端茶倒水。见一个大男人这么巴结我，我很不自在。中国古人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用西方的说法在绅士面前，我也只能装淑女。我收起自己的倔脾气，语气也温和下来，有理有据地说出我的疑惑，指出那些条款给他看。经理极其认真地听我说完，又小学生识字一样顺着我的指点看了那几个条款。之后，他抬起头，温和地问我：“大姐您是作家吧？如果不是作家，也一定是编辑记者，您的文字功力不一般，对词汇的理解也超乎我们常人。”我不想跟他聊我的职业，这与合同无关。我直截了当地问他：“这几个词能不能修改？”他继续着他的微笑，他的笑是绸缎做的绢花，风霜冷暖与他无关，“我们用的是北京市统一售房合同，如果您对我们不够信任，您可以回家上网对照网上的合同看看，也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一份合同，只要您不嫌麻烦，我们没有关系……”

---

我泄了气，再也不去与合同里面的任何细节纠缠，北京市统一的合同，大家都这么用，即使有陷阱，我也只好认了。构建这个家，有数不清的麻烦和细节，我想起唯独这一个环节，与眼前的谷平有关。谷平以前总是说男人都这样，不喜欢说肉麻的情话，不屑于送礼物，不注重细节，不仅上厕所，看书报杂志，看电视电影，抽烟吃饭，哪怕他什么都不干，只是对着窗外发呆，也不希望被老婆打扰。既然男人都这样，像购房合同一样全北京市，甚至全国都是统一的，我又有什么好说的？如果我再纠缠下去，岂不是无理取闹？

不幸的是，我现在发现了谷平的不同，就像发现别人用的购房合同更优惠更合理一样，我在修改自己的合同之前，先是愤愤不平，而且这合同既然签订那么多年，能不能修改还不一定，所以我更应该感到愤怒。

他能为猫敞开厕所的门，那是因为他不想让猫着急。在那扇反锁的厕所门前，我着急上火，他怎么就可以不在乎？我不能拿自己去和一只猫作比较，我比较的是谷平这个人。

“你有完没完？”他声音不大，但极其不耐烦。

我这才发现水龙头一直开着，我的右手没完没了地揉搓左手手背上的那块皮肤。“刚才盛米粥烫了一下。”我用烫这个字眼，是为自己开脱，也是希望引起他的注意。

“那你怎么不在厨房洗？还跑到这里影响我们。”

“影响你们？”我关掉水龙头，疑惑地看着他。

“你没看你吓着猫了吗？突然开门，连我都吓了一跳！”

“我手烫没烫伤你都不问，吓着猫你倒在乎了。”

他扭过头不再看我，也不再说话。这是他一贯的方式，只要我们俩交谈，说不上三句就开始吵，吵不上三句他就沉默。我想起夜里做的梦，被火箭冲到半空悬在那里。我经常被他悬在半空，气发泄不出去，也顺下不来，只能在肚子里打转，直到被另一件事情冲淡或者覆盖。但是今天我不想再忍了，我为什么要忍？

---

“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？”话说出口，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。既然剑已出鞘，我就要面对。我直视着他。他回避我的目光，表情是恼怒的。见我并没有走开的意思，他不再顾忌我的存在，左手拿报纸遮挡我的视线，右手拽下一截卫生纸，因为太用力，整圈卫生纸被他甩到地上，一直滚到我脚下。猫跑过来围着卫生纸，拿它当毛线球玩。谷平飞快地提上裤子，一边往外面走，一边冲猫喊：“咪咪，过来！”

这就是我一天的开始，我让自己勤快忙碌，当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。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洁净舒适的家，我在自己的家里应该舒服自在才对。可是我却觉得自己是个闯入者。

### 3

上午单位开会，我坐在会议室里，第一次心不在焉。参加工作这么多年，我从来都是专注认真的。主持会议的领导穿了蓝西服，打了条红领带。那条红领带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因为它的颜色和我梦中情敌的衣服颜色很像。那团红色像一块磁场巨大的磁铁，我是一片散落的铁屑，从头发到脚尖统统被它吸了过去。那红色如此艳丽夺目，透着一股妖气。我扑上去跟这团妖气作斗争，我想把它扯下来，必须把它扯下来。领导肯定不同意。他舍不得。他再舍不得也不至于冒着被勒死的危险。既然他怕死，我就成功了。我成功地把它扯下来，扔到地上狠狠地踩几脚，再丢进垃圾桶。不行。那团妖气还在。只有一个办法，把它扔进火堆里烧掉，烧成灰烬，变成灰白色的粉末。这粉末会不会再聚焦起来？不能让它聚焦起来！把这粉末掺进猫食里，让我家里那只猫吃进肚子里，这样就安全了！想到这里，我稍稍松了口气。

“高玉美，你看你有什么要补充的？”领导突然喊我的名字，我吓了一跳，急忙坐直身子。众目睽睽下，我像当众被抓的罪犯，喉头发紧，嘴唇干涩，心虚得要命，却也只能假装镇静地说：“我没什么要说的。”

其他人开始发言。他们影响不了我。我开始环顾四周，看哪位女同事穿了红色的衣服。没人穿红衣服。我既失望，又如释重负。是的，不管我在做什么，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的梦，梦中那个总穿红色衣服，温顺如猫的女孩。她一闪而过，就打败了我。我不能让她就这么逃走，

---

我得把她揪出来，狠狠地跟她较量一番。即使最终证明我是失败的，但我至少努力了，我对得起我自己。再说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！

散会后已是中午，我在单位的食堂要了份青椒盖饭。我是地道的北京女人，不像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人那样喜欢吃辣椒。但是以我现在的心情，除了辣椒我还能吃下什么呢？红色的辣椒我是绝对不沾的，那刺目的红会让我想起我的梦，让我心惊肉跳。我把青椒全部吃完，米饭颗粒未动。回到办公室，按照习惯我本来应该小睡一会儿。现在我不想睡。我也不想呆坐在这里。我必须做点什么。

做什么呢？那个出现在我梦中的女人，她会不会是谷平单位新来的同事？刚毕业的女大学生？我要不要去他的单位看看？随便找个借口，比如说我把钥匙忘家里了，去找谷平拿钥匙。谷平不会起疑心。可我总不能打开他单位所有的门，把里面的女人都看个遍。即使我让谷平把他所有的女同事都召集起来，我也看不全，总有一些同事出差、请假，或者轮休。

那就趁他单位组织什么活动，我顺势考察一番？也不行，这太被动，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。我虽然没当过兵，但我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女人，也有雷厉风行的一面。我一天都不想再等。

去电信局把谷平的手机通话单打印出来，顺带着连他办公室的通话单也打印出来？不妥。谷平如果真爱我梦中的那个女人，他可以随便买个神州行的号码，现在买个手机号那么容易，别说一个号码，买一百个号码都不困难。你别看谷平木讷寡言，他水深着呢！没有点心计谋略，他能从一个小职员混到领导的位置？在国家部级单位的要害部门，当副司长官不大不小，却手握重权。多少人梦寐以求，谷平却独占鳌头。当然，谷平是一个踏实能干的人。踏实能干的人多了。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，经历三年自然灾害能不饿死就是幸运，加上十年“文革”，上山下乡，我们什么苦没吃过？什么苦吃不得？所以，不能轻视谷平的智商。我敢肯定，和谷平煲电话粥的那些女人，都不会是谷平爱的女人。谷平爱的女人，他会小心保护起来。我还是别去打那些通话单了，不仅太傻，还太小儿科。

---

会不会是哪个求谷平办事的女人？要么就是拐弯抹角认识谷平的女人，属于弱势群体，不求谷平办大事，只请谷平帮忙找个专家给老人看病，或者帮孩子找所好学校，要么惹了什么官司求谷平帮忙摆平。谷平对这样的琐事烦不胜烦，绝不可能爱上她们。再说，这些女人又怎么能和我梦中的女人比？

她究竟是谁？难道是我家里的那只猫？不能再想了，再想下去我都要疯了。

梦中的那个女孩又浮现在我脑海里。小红袄！我灵感突现，抓起车钥匙就往外跑。我单位离西单很近。我想先到中友百货看看，如果找不到，我再去东单王府井，东方广场地下有一些衣服很时尚。

我在中友百货里疾走，旁边的人都忍不住看我。我知道自己很怪，没有像我这样逛商场的人。我哪里是逛商场？简直像是抓罪犯！

我只看红色的衣服，其他的颜色一概入不了我的眼。眼前终于出现一片红，走进去细看原来是卖中式结婚礼服的。导购小姐倒是很热情，问我想买什么样的礼服。我没好气地反问她：“你看我这年龄，像是还没结婚的人吗？”她尴尬地笑了，好脾气地说：“现在离婚率那么高，来我们这里买礼服的，比您老的多得是！”我气不打一处来，也不想跟她多说，说也说不清楚。见我要走，女孩说：“您是不是想买中式服装呀？平常穿的那种。”她的话启发了我。我说：“对，我想买一件红色的小棉袄，布料的，短款，很薄，红地印花……”“那您应该去民族服饰店，那种衣服看起来像是中式的，其实是印尼风格，从印度和尼泊尔进口的。我以前卖过那种服装，去店里买衣服的都是有点古典气质的女孩。那种衣服普通人穿起来会很难看，但有些人穿效果特别好……”我不想听她夸赞穿衣服的人。“到哪里能找到那种店？”女孩从柜台上找出一张纸，写下一个地址递给我。拿到地址，我飞快地离开，站在自动扶梯上，我觉得它太慢，挤过人群往下跑。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尽快找到那家店。

我在店里真的看到我梦中情敌穿的那件红色的小袄时，心咚地一声狂跳。我被吓住了。尽管我想了那么多，但那毕竟只是我做的一个

---

梦。我希望自己所有的举动只是更年期后遗症，没想到我梦里的那件衣服竟然变成了现实，就挂在我的眼前。我想转身逃掉，两只脚却像被钉在地上一样，无法挪动。

#### 4

我把那件小红袄挂在门厅里的衣帽架上，一边在厨房准备晚饭，耳朵却始终听着门外的动静。我从来没有这么盼过谷平，他经常出差，有时候一走就是一两个月，我也没怎么盼过他。门外终于传来脚步声，沉稳均匀。我第一次倾听谷平的脚步声，随着那脚步声临近，我的心竟然怦怦跳起来。

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，旋转一下，门开了。我下意识地走过去，走到离防盗门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。我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再走下去就太虚伪，好像我在迎接谷平似的，我不是在迎接他，我在观察他。如果给他产生情感上的错觉，我心里会过意不去。

谷平弯下腰换鞋，猫不知从哪里突然蹿过来，向谷平扑过去。谷平亲昵地抚摸着猫的头，嘴角有温存的笑意。换好鞋他抬起身，看到那件小红袄。虽然只是一瞬，我还是捕捉到他眼里一亮。“有客人？”这是他和我的说话方式，没有称呼。当然，如果有其他人在场，或者在其他场合，他会叫我的名字，连名带姓地叫。我也这么称呼他。我从来没为这个感觉不舒服。

“没客人。”

谷平又看了一眼那件红袄：“没客人这是谁的？”

“我的。”

他不再看袄，目光转向我，很快又移开。他和猫一起绕过我向屋里走。我接着进了厨房。我切着菜，脑子却像飞速旋转的车轮。刚结婚的时候，谷平曾经为我买过几件衣服，后来又陪我买过几件。结婚十年之后，他就再没为我买过衣服，即使被我拉去逛商场，他也只关注买他自己的。我敢肯定，我衣柜里挂的那些衣服，多几件少几件，他根本不会察觉。他怎么就一眼断定这袄不是我的？

---

谷平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问我：“今晚吃什么？”我做饭的时候他很少进厨房，更不关心吃什么。我做什么他就吃什么，他对饭菜不挑剔，我认为这是他的优点之一。“跟昨晚一样。我今天没去买菜。”

谷平说：“你先别炒菜，我去买条鱼。”

“你这两天不正上火吗？想吃鱼再等两天。我菜都切好了。”

“那你先炒吧，我去买盒鱼罐头。”

我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不由自主地跟着谷平从厨房里出来。“你买鱼罐头干什么？罐头上有防腐剂。你要真想吃鱼，去买条鲜鱼。”

“你不是菜都切好了吗？”

“芹菜不要紧，可以做啤酒鱼用。”

“不用那么费劲。是给猫吃。”他说完走到门厅，弯腰换鞋。猫一直跟着它。谷平好像在犹豫要不要带猫一起去。我说：“别带它出去了，外面地脏，它跑一圈回来又要洗澡。”谷平摸了摸猫的头，对它说：“乖，等一会儿我就回来。”出门之前，他又看了一眼从尼泊尔进口的那件小红袄。门在谷平身后关上。我敢肯定，从谷平进门那一刻起，他的眼睛只看见两样东西，猫和那件小红袄。

既然要做啤酒鱼，我就得先准备其他材料。我回到厨房继续忙碌。心里涌起一股愧疚感，这感觉在我体内逐渐蔓延。我怎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摄像头？一点一滴记录谷平的举动。比摄像头还可怕。摄像头只是记录，我不仅观察记录，还要分析。不就是一个梦吗？不就是梦里有一个女人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走过去把那件红袄从衣帽架上取下来，随手把它扔到客厅的沙发上。

谷平去买鱼，我们家离菜市场直线距离不远，但七拐八转，开车一个来回也要二十多分钟。如果再遇上塞车，那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。我解下围裙，决定先洗个澡。

我打开浴霸，把水量开到最大。淋浴花洒喷出的水细小而稠密，像一张温热的网把我罩住。这个比喻不对。网是死的，凝固的，水是活的，温热的。我闭着眼睛，享受这温热的抚摸。抚摸？真不害臊！我一边骂自己，一边忍不住笑了。

---

门外传来开门关门的声音。谷平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的惬意被他打断，感觉也随即变了。这花洒像浇花的喷头，我是盆里的一棵君子兰，坚强茂盛，葱茏体面，只是过了花期，再也开不出鲜艳的花朵。我就这么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葱茏下去，纵然坚强体面，又有什么意义？比起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，我显然过了季。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公平、更残忍的事情吗？我没有做错什么，却只能接受岁月无情地惩罚！

谷平当然也会老。可是男人四十一枝花，他现在四十八岁，花开正艳。如果没有我，他可以找个没嫁出去的大龄姑娘，也可以找个年轻美貌的少妇。我又想起那个梦，梦中的女人究竟多大年纪？

“你怎么现在洗澡？不做饭了？”谷平声音不大，在我听来却格外刺耳。

“你不是去买鱼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

“鱼罐头楼下超市就有。”

难道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？他不是说要去买鲜鱼吗？近来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，总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正经事倒记不住了。

“我饿了，先吃了。”

“菜还没炒你吃什么？”

“我先喝碗粥。”

我也无心再洗澡，匆匆忙忙地擦拭湿淋淋的头发。头发怎么也擦不干，吹风机最近坏了。过去谷平喜欢修理一些家用电器，近来他也变懒了，跟他说了几次，他口头答应着，就是不行动。我缺乏耐心，用毛巾把头发裹在头上，打开洗手间的门，一股凉气扑面而来。我接连打两个喷嚏。

“你把袄拿出来怎么不穿上？”

谷平真把那件袄当成我的了。“你觉得我穿上好看吗？”

“你不穿我怎么知道？”

---

我心里说，我就是不穿。这有两个原因：这件袄是我梦中情敌的，我怎么会穿它？我穿上它肯定不好看，它的颜色款式一看就是年轻人穿的，我穿上它不是让自己在谷平面前出丑吗？

“我单位的同事小琳去尼泊尔出差，带回来几件袄，非要送我一件。我嫌这颜色太艳，款式我也不喜欢。放在家里也浪费了，要不你拿去送人吧！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撒谎，这些谎话像是早就准备好了，埋伏在我的唇边，只等我一张口，它们就飞快地溜出来。

“我送谁啊？”谷平说着扫了我一眼。他的眼神没什么特别，和往常一样漫不经心，但我还是忍不住一阵心慌。

“送谁都行啊！不管送谁，总算做件好事儿。我不想要，小琳非要送给我，我不要就得罪人，好像看不起她似的。标签都还在上面，人家不会拿它当旧袄。”我热心地说着，走过去拿起那件袄，细心地把它叠好，又找出它的包装袋，整整齐齐地装进去，把它和谷平上班带的手提包放在一起。这样他明天上班时不至于忘记带。

做好这一切，我脑子里就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时间快点过，好让我知道他明天把袄送给了谁。

## 5

“如果没有我，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”我问谷平的时候，他已经躺下，我知道自己睡不着，拿一本杂志靠在床头假装在看。

谷平不说话，他睡觉的时候很少说话。

“我是说，假如当初你没有认识我，完全按照你个人的理想，你会娶个什么样的女人？精明能干型还是温顺乖巧型？高个还是矮个，胖的还是瘦的？”

“没事儿你也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上班。”谷平说着，侧过身子，把后背留给我。

“你明天准备把袄送给谁？”女人总是孩子般地天真，不打自招。

“我谁都不送。”谷平说着起身下床。

“你干什么去？”

“我去看看猫，夜里冷，给它盖件衣服。”

---

想让他跟我说句话都那么难，他却对猫这么细心。我现在不想吃猫的醋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等他回来，我接着刚才的话题说：“你不送怎么办？放在家里浪费了！”

“你怎么不送人？”

没想到他会反问我。我呆了一下说：“我送谁呀？小琳送给我的，我再转送给其他同事，小琳知道会生气的！我要能把它送出去，就不往家里拿了！”我说得这么顺畅，而且合情合理，真不知道这功夫我是哪一天修炼出来的。

“那就放在家里，将来给你儿媳妇穿。”

“谁知道谷穗将来会找个什么样的女人？”谷穗是我儿子的乳名。谷平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了话题。别以为他能蒙住我，他要道行真比我高，我们会在一张床上躺这么多年？

“对了，你希望谷穗给你找个什么样的媳妇？”我不动声色地把话题转回来。

“我希望有什么用？只要他称心就成。”

“你看杂志上说，儿子找媳妇一般会按照妈妈的样子去找。所以，你未来的媳妇跟我一样，不适合穿那件袄。”

谷平看了我一眼，麻利地钻进他的被窝。他裹紧被子闭上眼睛，一副很快就要入睡的样子。我不能忙活一天，让计划轻易泡汤，那我不白忙了？还掏四百多块钱买一件袄，没想到这么一件小袄还那么贵！

“你们单位有没有新进什么女同事或者刚毕业的女大学生？”

“你问这个干吗？”谷平又睁开了他的眼。

“不干吗。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如果有好女孩，你不妨替谷穗留意一下。谷穗将来读完博士回国，也二十好几了，我可不希望他带个外国女人回来！”

“国外的中国女留学生很多。”

“那些女留学生作风洋派，交个朋友还行，不适合娶回家。”

“行，我帮你留意。”

---

谷平侧过身子背对着我，再次裹紧他的被子，那劲头好像怕我掀开他的被子钻进去。我知道他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我不是那种会在老公面前撒个娇耍个赖的小女人，腻在他怀里逗他。他只是想告诉我，他真的要睡了，不想让我再打扰他。

我又想起梦中的那个女人。如果换成是她，她不会像我一面恼怒一面束手无策。她会掀开他的被子，钻进他的被窝，把头埋在他的胸前，一边听他的心跳一边威胁他：“你跟我说实话呀，骗我的话我能听出来！”如果谷平像对待我这么沉默，她会伸手挠他的胳肢窝，挠得他奇痒难耐，一边求饶一边笑着说：“好！好！我都告诉你。”

这情景如此逼真，像真的在我眼前发生了一样。我浑身发紧，像被绳子捆住了。我拼命挣扎，等我终于挣开绳索，谷平已经酣然入睡。他的呼唤均匀平稳。我也渐渐平静下来。如果谷平真的遇到让他动心的女人，他不会睡这么踏实吧？

我在谷平身后躺下，心里想，我为什么不能像那个女人一样，缠着谷平问个不停？她有她的方式，我也有我的方式。我虽然不会撒娇，但我执着严肃，义正辞严。他可以不回答那女人，但不能不回答我。因为那女人目的不在于让他回答问题，在这冰冷的没有暖气的夜晚，在这只有一男一女的私密空间里，她只是不想让他那么快入睡，想腻在他怀里取暖，跟他说说话调调情，把气氛调得温馨香艳一些，再被他搂着甜蜜地入睡。我是严肃地跟他讨论问题，我不跟他开玩笑，更无意跟他调情，他不回答就是他的错！

那么，我就应该把他喊醒，不是以撒娇的方式，而是以光明正大的方式。“谷平，你别睡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”他不吭，继续着他的睡眠。我不动手摇他，更不会去挠他的胳肢窝。我是君子兰一样的女人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

“谷平——”

他忽地一下坐起来，怒目而视道：“你究竟想说什么？！”

我没想到他会突然发怒，我愣住了，很无辜地看着他说：“你干吗发这么大火？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。”

---

“你说的话还不够多吗？从我一进家门你就在说，一直说到现在，你还想说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都说些什么了？”

“那个袄。从我一进门你就在说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不送人。你真不想要，你现在就去把它扔掉！”

“扔掉就扔掉！我也受够了！”我跳下床，奔向客厅，拿起那个装袄的纸袋，打开窗户。谷平从后面一把拉住了我：“深更半夜的你干什么？好好的一件袄你干吗要把它扔掉？”

“是你说的让扔掉！”

“好，是我说错了，我明天就把它拿出去送人好吧？我替你把它送出去，你现在好好睡觉吧。”

我知道自己很难入睡，我吃了两片谷维素。更年的时候为了平稳情绪，我经常吃谷维素，后来就很难戒掉。我不想再跟谷平纠缠，我对他说：“我已经吃了药，等会儿药劲儿上来，我再去睡，你先睡吧。”

我到儿子的卧室。我们家是三居室，除了我和谷平的卧室，还有一间谷平的书房，另一间是儿子的卧室。看着儿子书桌上的照片，那是我们唯一的一张全家福。在儿子出国之前，周末节假日，我和谷平偶尔会陪儿子出去玩。我们照了不少照片，有我和儿子的合影，有谷平和儿子的合影。我和谷平从来不照合影，过去是儿子小，不会给我们照，后来儿子大了，谷平又嫌矫情，不想照。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少，那是因为我和谷平都不喜欢麻烦别人。只有这一张，还是遇到谷穗的同学，谷穗请同学帮忙我们才有了这张全家福。

我拿起玻璃镜框，仔细地端详着照片，好像那里面埋藏着什么秘密。儿子站在中间，我和谷平站在两边。我挽着儿子的胳膊，身体稍稍地冲儿子倾斜着，我和儿子都微笑着。谷平站在儿子的另一边，嘴唇微微张开，像是想笑，却没笑出来。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这张照片别扭，好像是两张照片合成在一起的。如果用剪刀把照片从谷平和儿子中间剪开，我和儿子是一张很好的合影，谷平是张单人照。